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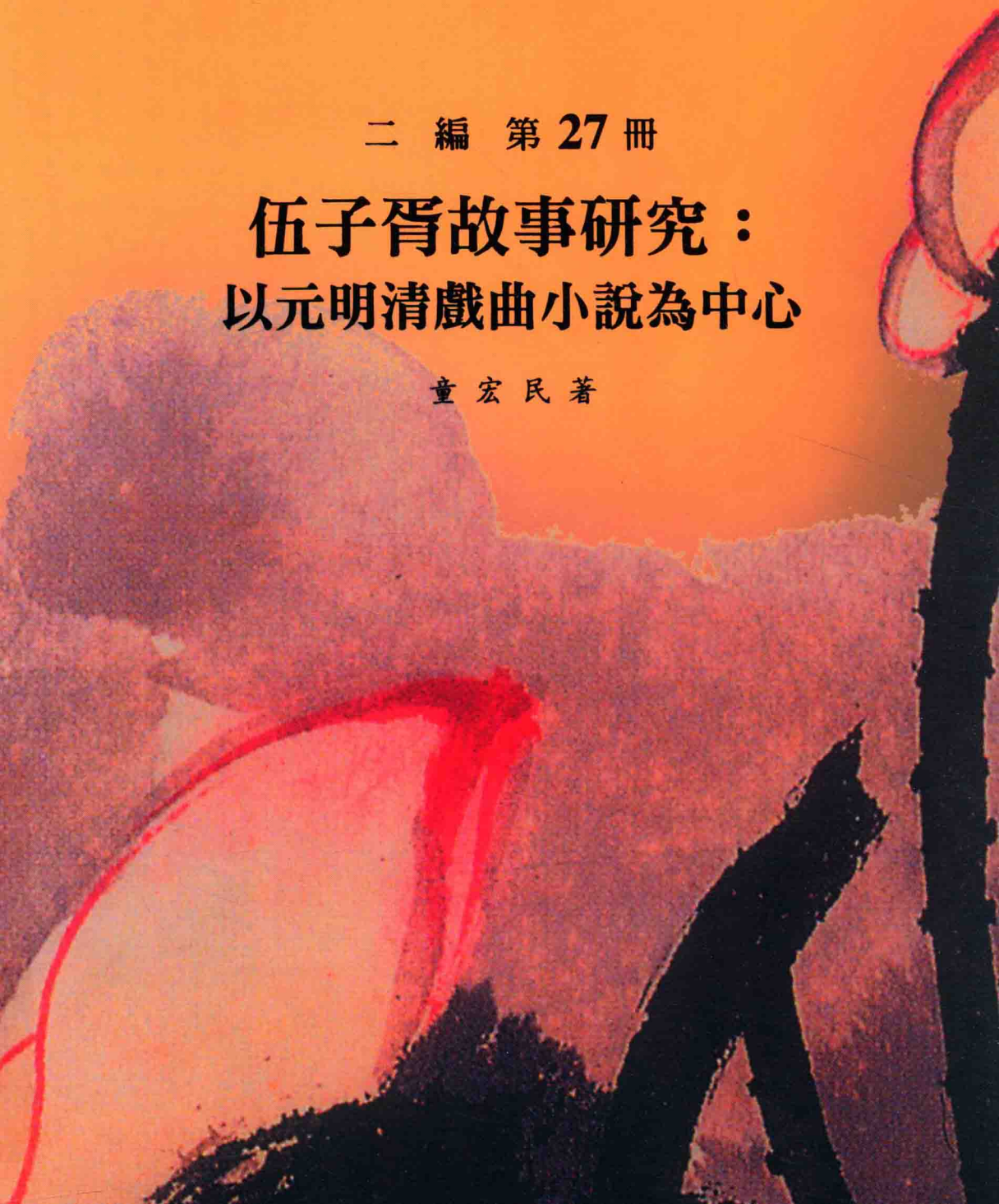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二 編 第 27 冊

伍子胥故事研究： 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為中心

童宏民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27冊

伍子胥故事研究：
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爲中心

童 宏 民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伍子胥故事研究：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為中心／童宏民 著 — 初
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編：第 27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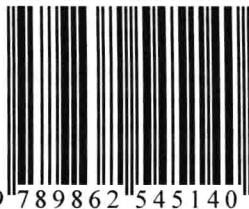
ISBN：978-986-254-514-0（精裝）

1. 中國古典文學 2. 戲曲 3. 小說 4. 民間故事 5. 文學評論

820.8

100001163

ISBN-978-986-254-514-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二 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254-514-0

伍子胥故事研究：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為中心

作 者 童宏民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伍子胥故事研究：
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爲中心

童宏民 著

作者簡介

童宏民，台灣台中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現職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專任講師。96 年度參與執行「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計畫」，開發中文教材，與江亞玉、張福政、趙明媛、劉淑爾共同編著《大學文選——語文的詮釋與應用》一書。

提 要

伍子胥一生事跡充滿傳奇色彩，極為引人入勝，故早已廣布流傳，不僅見載於《左傳》、《國語》、《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史傳，先秦諸子以及漢代思想家亦多徵引其事，以為議論之資；至唐代的〈伍子胥變文〉，則綜合了史傳及民間種種相關傳說，代表了「唐以前關於伍子胥故事的總匯」；唐代以後，則宋、元以下，直至清代的講史、戲曲、小說，都有伍子胥故事的記錄或演出。

伍子胥故事、伍子胥形象，在史籍中早已定型，自《左傳》、《國語》、《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以下，並無太大改變。反之，在屬於民間的、通俗的戲曲、小說之中則顯得多采多姿，變化萬端，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書對伍子胥故事的研究，即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為中心。

全文約十二萬字左右。章節細分如下：

第一章「緒論」：講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回顧前人關於伍子胥故事的研究成績，設定研究範圍，並說明研究方法以及章節架構。

第二章「戲曲資料中之伍子胥故事」：探討戲文，雜劇、傳奇等戲曲資料中與伍子胥有關的故事。

第三章「小說資料中之伍子胥故事」：探討《列國志傳》、《新列國志》與《東周列國志》、《十八國臨潼門寶鼓詞》、《吳越春秋鼓詞》、《禪魚寺大鼓書》等小說記載中與伍子胥有關的故事。

第四章「伍子胥故事在戲曲小說中的互相借述」：探討中國戲曲、小說演出或記載故事時，互相借述題材的情形；再進一步聚焦於伍子胥故事在戲曲、小說中的互相借述，故事情節並因而不斷孳乳、展延，甚至轉化的情形。

第五章「伍子胥在戲曲小說中的形象」：借用前輩學者研究所得，以解說與分析伍子胥在戲曲、小說中的形象。

第六章「結論」：植基於前面各章節之研究所得，展示伍子胥故事的全貌；最後，提出伍子胥故事目前尚未明白其細節的部分，以俟諸來日。

附錄「皮黃及地方戲曲中之伍子胥故事」：探討皮黃及地方戲曲資料中與伍子胥有關的故事。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	10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12
第二章 戲曲資料中之伍子胥故事	15
第一節 戲文中之伍子胥	15
一、戲文簡介	15
二、戲文中所見的伍子胥	18
第二節 雜劇中之伍子胥	26
一、雜劇簡介	26
二、雜劇中所見的伍子胥	27
第三節 傳奇中之伍子胥	44
一、傳奇簡介	44
二、傳奇中所見的伍子胥	44
第四節 綜述	60
第三章 小說資料中之伍子胥故事	69
第一節 《列國志傳》中之伍子胥	69
一、《列國志傳》簡介	69
二、《列國志傳》中所見的伍子胥	72
第二節 《新列國志》與《東周列國志》中之伍子胥	78
一、《新列國志》與《東周列國志》簡介	78
二、《新列國志》與《東周列國志》中所見的伍子胥	82

第三節	《十八國臨潼鬥寶鼓詞》中之伍子胥	85
一、	《十八國臨潼鬥寶鼓詞》簡介	85
二、	《十八國臨潼鬥寶鼓詞》中所見的伍子胥	88
第四節	《吳越春秋鼓詞》中之伍子胥	91
一、	《吳越春秋鼓詞》簡介	91
二、	《吳越春秋鼓詞》中所見的伍子胥	92
第五節	《禪魚寺大鼓書》中之伍子胥	96
一、	《禪魚寺大鼓書》簡介	96
二、	《禪魚寺大鼓書》中所見的伍子胥	97
第六節	綜 述	99
第四章	伍子胥故事在戲曲小說中的互相借述	101
第一節	說話藝術與戲曲小說的關聯	101
第二節	戲曲小說中伍子胥故事的互相借述	105
第五章	伍子胥在戲曲小說中的形象	113
第一節	「民間傳說的記錄或演出」中的伍子胥形象	114
一、	少年時期的英勇形象	114
二、	由受難到自我完成的奮鬥形象	120
第二節	「通俗化史實的記錄或演出」中的伍子胥形象	123
一、	由受難到自我完成的奮鬥形象	124
二、	忠而被禍、受賜屬鏤的悲壯形象	125
第三節	餘論——兼及伍子胥死後為神的威靈形象	129
第六章	結 論	135
第一節	伍子胥故事的全貌	136
一、	臨潼鬥寶之事	136
二、	受難以至復仇、報恩之事	137
三、	忠而被禍、受賜屬鏤之事	140
四、	死後為神之事	141
第二節	伍子胥故事中仍待解明之情節	142
附錄：	皮黃及地方戲曲中之伍子胥故事	145
一、	皮黃及地方戲曲簡介	145
二、	皮黃及地方戲曲中所見的伍子胥	147
參考書目		159

第一章 緒 論

本書書名爲：《伍子胥故事研究：以元明清戲曲小說爲中心》，主要作意在於聚焦於元、明、清三代的戲曲、小說資料中之伍子胥故事，而以「故事研究」、「主題研究」的概念來探討伍子胥的故事、分析伍子胥的形象。

以下即先敘明本書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並回顧前人研究成果；再說明本書的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方法，並就全書整體章節架構提出簡要的介紹。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依據《左傳》、《國語》、《史記》等正史的記載，伍子胥是春秋時代吳國的名將。名員，字子胥，因功封於申，故又稱申胥。他出身於楚國，是楚國大夫伍奢的次子。楚平王因聽信讒言，誅殺子胥父兄。子胥乃逃亡至吳國，幫助公子光刺殺吳王僚。公子光即位，是爲吳王闔廬。子胥先輔佐闔廬，大破楚軍於豫章，又與孫武率軍伐楚，攻入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北），完成吳國稱霸的事業。闔廬死後，夫差即位，子胥又佐之大敗越軍。越王句踐忍辱負重，生聚教訓，謀求復國滅吳；子胥洞悉句踐陰謀，忠心謀國，屢屢犯顏直諫，爲君王所忌，遂爲夫差賜劍自殺。

伍子胥一生的事跡、故事可謂充滿傳奇色彩，極爲引人入勝，故早已廣布流傳，不僅見載於《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史傳，而且，先秦諸子以及漢代思想家亦多徵引其事，以爲議論之資；同時，在廣大的民間，伍子胥的故事一定也被人們不斷地傳述著。不過，由於年代久遠，唐代以前，關於伍子胥故事在民間流傳的情形已無從查

考，所以，欲知此一時期伍子胥故事的內容、風貌，惟有透過史傳與秦、漢思想家的典籍記載了。

至唐代的〈伍子胥變文〉，則綜合了史傳及民間種種與伍子胥有關的傳說，代表了「唐以前關於伍子胥故事的總匯」；〔註 1〕唐代以後，則宋、元以下，直至清代的講史、戲曲、小說，都有許多伍子胥故事的記錄或演出，即使時至今日，戲劇舞台上仍有伍子胥故事的演出。所以伍子胥故事的流傳真是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在這漫長的流傳時間裡，伍子胥故事是怎樣被傳述的？也就是說，伍子胥故事流傳的媒介是什麼？最完整、最全面的伍子胥故事，包含了哪些情節？這些情節在不同時代或不同傳播媒介中的衍變、發展情形如何？透過這些情節所呈現出來的伍子胥形象又是如何？……凡此，皆為引人入勝的問題，這形成了本書的研究動機。

唐代的〈伍子胥變文〉及其以前所流傳的伍子胥故事、伍子胥形象的研究，前人的成果，已頗有可觀，此乃本書聚焦於元、明、清三代的原因所在；而研究範圍限定在以戲曲、小說為中心，則其理易明，殆因伍子胥故事、伍子胥形象，在正式史籍中的記載早已定型，自《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以下，並無太大的改變。反之，在屬於民間的、通俗的戲曲、小說之中則顯得多采多姿，變化萬端，才值得深入探討。

因此，以「故事研究」、「主題研究」的概念來釐清、研究元、明、清三代的戲曲、小說之中的伍子胥故事、伍子胥形象，乃成為本書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伍子胥變文〉既是唐代以前的伍子胥故事的總匯，那〈伍子胥變文〉以及更早的史傳、典籍中所記載的伍子胥故事內容、風貌到底如何？從其中所呈現出來的伍子胥的形象又是怎樣呢？

有關伍子胥故事，最早以書面記錄的史籍應是《左傳》。而伍子胥在《左傳》中的形象，簡宗梧師的〈左傳寫「闔廬入郢」伍員何以銷聲匿跡？〉〔註 2〕及

〔註 1〕 語見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原載於《圖書副刊》第 184 期，1937 年 6 月 3 日《大公報》，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書目類編》第 82 冊（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45 年排印本影印）。

〔註 2〕 簡宗梧：〈左傳寫「闔廬入郢」伍員何以銷聲匿跡？〉，《孔孟月刊》第 19 卷

〈左傳伍子胥的形象〉〔註3〕兩篇論文，作了精譬的剖析。

首先，闔廬入郢，正是身負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報仇洩憤的高潮，《左傳》在寫這一段史事時，對於伍子胥的記載，卻只在柏舉之役的前面，輕描淡寫的提到：「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何以如此？〈左傳寫「闔廬入郢」伍員何以銷聲匿跡？〉就以這個問題起論：

柏舉之役吳國在戰場上的勝利，他難道不曾貢獻謀略？吳師入郢時，他難道不曾有報仇洩憤的舉動？怎麼突然銷聲匿跡？這是饒有趣味的問題。

簡師的結論是：

《左傳》刻畫人物就很注意維護人格統一的律則，……《左傳》所刻畫的伍子胥，確是忠孝雙全、高瞻遠矚、足智多謀的奇才。……但引吳以覆宗國，在左氏心目中，畢竟是不該稱許的事。爲了維護所描述的伍子胥，那完美人格的完整性，所以在敘述這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時，伍員的部分便輕描淡寫避重就輕了，爲了不失歷史的「真」，把伍子胥矇矓的隱入幕後。……左氏讓伍子胥隱藏在夫槩王的身後，不願挑明提說，就是不願破壞子胥忠孝兩全的形象，同時也對夫槩王日後恃功而驕，提供因果連貫的敘述。

原來，《左傳》是爲了維護其刻畫人物時「注意維護人格統一」的律則，爲了維護所用心刻畫的伍子胥忠孝兩全的完美形象，所以，把他報仇洩憤的一段，輕輕地略去，記敘這一史事時，把他推到幕後。

其次，爲了更深入地解說伍子胥在《左傳》中的形象，簡師以經學、史學和文學三個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左傳》中的相關記載，寫成了〈左傳伍子胥的形象〉，其主要結論如下：

伍子胥是春秋末期一位悲劇性的人物，在此所謂形象，並不是形而下的狀貌，而是指形而上的人格。……他明知無法抗拒，但他執著，以致犧牲性命，他雖然終以身殉，但精神方面他是勝利的，這不只是他敢於挑戰，敢於以自己的有限來對抗，而他也贏得人們對他的崇敬，他完全合乎西洋所謂悲壯藝術中悲劇英雄（Tragic hero）所具有的悲劇性格。《左傳》所描寫的伍子胥，就很突出這種悲劇性格，

第2期，頁16～18。

〔註3〕簡宗梧：〈左傳伍子胥的形象〉，《孔孟學報》第45期，頁213～223。

從文學藝術的成就來說，是十分成功的。

姚一葦先生論西洋悲劇英雄，指出有一類英雄，多少帶有神性的氣質，如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伊底普斯（Oedipus）、安蒂剛妮（Antigone），他們都面臨巨大無比的勢力，而且明知這種勢力的無法對抗，但一經他們認定自己是對的，就不惜犧牲一切，全力以赴，在最惡劣、最絕望的境地，仍然有所作為，表現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我們看看《左傳》這兩段所表現的伍子胥，正是這類悲劇英雄的典型。

吳曾祺以為「左氏視子胥為一完全忠孝人，故不欲以世俗傳聞不可知之事、為賢者累。」大體是認為左氏為了顧全伍子胥忠孝的形象，所以不寫鞭屍及滅楚的事。竊以為維護形象之說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左氏為伍子胥所塑造的形象是「孝、仁、知、勇」，同時也不許人責其不忠。……不過與吳師以覆宗國，在一般人心目中，恐怕還是會有所責難的，因此，左氏在處理這些史料，就倍費苦心了。前面說其「謀楚」，後面稱其「復楚」，已暗示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已不失其歷史之「真」，然後把他矇矓隱入幕後，以免怵目驚心，破壞形象。

大體而言，《左傳》所刻畫的伍子胥形象是「孝、仁、知、勇」，同時也不許人責其不忠，但恐一般人心目中對子胥復仇之事有所責難，所以故意略於子胥復仇之事。與《左傳》不同，太史公《史記》則極力鋪寫伍子胥的怒火，用意乃在藉子胥覆楚鞭屍之事，寄其無罪而身受腐刑之激憤。再者，子胥具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情操，極力諍諫，以酬先王報楚慰親之恩，終以一己之生命，為國家的存續做最後的努力，具有悲壯的情懷，形象鮮明突出。

至於《左傳》以下、唐代的〈伍子胥變文〉之前的史傳、典籍，有些什麼伍子胥故事？伍子胥的形象如何？關於這些問題，謝海平師的《講史性之變文研究》、〔註4〕張瑞芬的《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註5〕大衛·強

〔註4〕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231種，民國62年11月）。

〔註5〕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4年）。

生（David Johnson）的〈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都有很詳細的討論。〔註6〕

謝海平師的《講史性之變文研究》在論〈伍子胥變文〉時，列舉了許多記載於《左傳》、《國語》、《史記》、《呂氏春秋》、《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先秦諸子、漢代思想家典籍中的、關於伍子胥的故事，以與〈伍子胥變文〉中的伍子胥故事做詳細的比較。

張瑞芬的《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試圖對伍子胥故事作全面的討論，整體架構堪稱恰當，全文共分六章，其第一章「伍子胥變文研究」及第二章「伍子胥變文中藥名詩之研究」純粹以〈伍子胥變文〉本身為討論對象。第三章「伍子胥故事考述與評量」則先排比《左傳》、《國語》及《史記》所載子胥之事，以與〈伍子胥變文〉做比較；再以《越絕書》、《吳越春秋》與正史所載比較；最後，獲致結論：伍子胥故事有「史實」與「小說」兩大系統，〔註7〕而〈伍子胥變文〉或依史實，或從小說，恰居其中，身兼「史實」與「小說」兩大特色，〔註8〕是唐代伍子胥故事之代表，具承先啓後之重要地位。第四章「伍子胥故事對後世戲曲及文學之影響」則列舉戲文及大曲、元明雜劇與傳奇、清代以降地方戲、講唱及俗曲作品中之有關伍子胥故事作品，一一加以梗概介紹。第五章「伍子胥故事於民俗方面之影響」則先言子胥、文種恚怒為濤之錢塘海潮傳說；次及杭俗八月十八日弄潮競渡，並附以江浙

〔註6〕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原文載於《哈佛亞洲學報》（*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0卷第1號及第2號。文分兩部，譯文亦依原文分為兩部：第一部收入《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7期、第8期、第9期；第二部收入《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3期、第4期。

〔註7〕張瑞芬說：「伍子胥故事，自春秋以降，歷漢、唐、宋、元、明、清，大致可分為史傳與小說兩大系統：前者以前代史書傳記所記為本，雖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致盡違史實，其主要均以《史記》為主體；後者則據民間傳說及附會之談而來，增衍既多，亦多不符史實，而為民間故事最普遍之特質，其衍生之根本則以《吳越春秋》為主。就伍子胥故事，其略如表：史傳：《左傳》、《國語》→《新列國志》（馮夢龍）→《東周列國志》（蔡元放評）；小說：《越絕書》、《吳越春秋》→〈變文〉→元曲→《列國志傳》（余邵魚）」語見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頁184～185。

〔註8〕張瑞芬說：「伍子胥故事中，史傳與小說二大系統，以子胥逃亡入吳一段而言，《史記》與《伍員吹簫雜劇》適為史傳與小說二系統之代表，以之為對比，可見出唐代〈變文〉居中之傾向」、「〈伍子胥變文〉或依史實，或從傳說，或繁或簡，其中遇姊、遇妻、避子安子永追捕、吳王晝夢賢人入境事皆為獨有；而史傳及元曲中之專諸、過昭關諸重要情節則為獨無，然而其居中位置，則可見之。」語見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頁192、193～194。

地方至今猶存之伍員遺跡及祠廟作結。第六章「結論」總綰前說。

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的〈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討論的範圍正如其題目所示，是〈伍子胥變文〉以及其故事來源。在說明了〈伍子胥變文〉的故事內容大概之後，大衛·強生說：

以上即〈伍子胥變文〉的大概，故事可謂相當動人。我們不難看出〈變文〉對其後中國小說的發展有相當的影響，但我們在此所關心的是〈變文〉的祖系，非其嫡傳！伍子胥死於唐朝建國一千二百年前，在其間，伍子胥的事蹟和傳說藉什廣而流傳？究竟為什麼唐人對伍子胥如此感興趣？〔註9〕

指出本論文是在探討〈伍子胥變文〉的來源（祖系）而不在討論〈伍子胥變文〉對後世的影響（嫡傳），除此之外，並探討自伍子胥死後以至唐代〈伍子胥變文〉出現之前，伍子胥事跡和傳說廣布流傳的媒介。

其主要結論是：〈伍子胥變文〉源自兩大傳統：一是口頭的（口頭傳統），一是文字的（文學傳統）。大衛·強生說：

伍子胥的故事也因聽眾（讀者）所取不同而有五花八門的傳本。然而，探本溯源，它們都來自兩大傳統：一是口頭的，一是文字的。每個傳統皆極其複雜，其中尚有子屬傳統（subtradition）廣泛的交互影響，但整體來說，文學傳統（Literary tradition）和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兩大傳統間的互相影響卻極有限。……這種情形在唐朝（九、十世紀）有了改變，這是本文討論的主題。變文是敘說伍子胥故事的新方式……它是為略識之無者而寫的文學作品，作者是文人，對早先有關伍子胥的文學著作極熟悉；但作者、讀者兩皆未完成正統教育，他們較學者與官吏接近文盲的世界，也熟悉口傳的伍子胥故事，並受其影響。〔註10〕

而其中所謂「文字的（文學傳統）」根源又可分為前、後兩群：先是《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史記》；再來是《吳越春秋》、《越絕書》。大衛·強生說：

〔註9〕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一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7期，頁43。

〔註10〕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一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7期，頁37。

這些傳本可分為兩群，第一群由伍子胥故事的重要傳本和《史記》中的〈伍子胥傳〉組成；第二群由《吳越春秋》中眾多的伍子胥資料組成，輔以《越絕書》的資料。〔註11〕

以上所見四種伍子胥生平故事的早期典據（early sources）是複雜而零碎的，雖然頗富戲劇性，卻沒有一個作者把它當做小說，所以四種典據都缺乏連續一貫的敘述，甚至四種中最連貫的《史記·伍子胥傳》也無一高潮，子胥之死與吳國之亡都泛泛帶過……；《吳越春秋》（和《越絕書》）代表伍子胥故事在早期文學中的第二階段，較之《史記》和其他三部著作，它的敘述要好得多，內容更豐富詳細，故事也有穩固的綱目架構，作者以一種不帶感情的客觀態度來描寫悲劇性的衝突，這在更早的著作中是含糊不清的，但可疵議的是《吳越春秋》仍屬於秀異的史傳傳統，它和早期的史傳有密切的血緣關係，但卻和〈變文〉大不相同。〔註12〕

《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無疑較前一群書提供了更豐富更複雜的伍子胥故事，但事件（incident）的增加並不表示故事的基本有所改變。《吳越春秋》及其前的文學傳本均有著同樣的故事。〔註13〕

雖然《吳越春秋》和《越絕書》較之《史記》和其他三部著作（《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它的敘述要好得多，內容更豐富詳細，卻沒有改變故事的基本情節，所以說，它們仍是同屬一種「傳統」——文字的（文學傳統、史傳傳統）。同時，〈變文〉雖受其影響，但影響的程度卻極其有限，大衛·強生說：

將之詳細和早期文學傳本如《左傳》、《史記》、《吳越春秋》比較後可發現，〈變文〉雖受知識份子文學傳統的影響，卻極有限。這些傳本本身雖各相異，但置諸〈變文〉之旁，它們卻顯然共屬一種傳統，

〔註11〕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一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7期，頁43。

〔註12〕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一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8期，頁45。

〔註13〕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一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6卷第8期，頁48。

而〈變文〉卻是另外一種。〔註14〕

正因為〈伍子胥變文〉故事雖受知識份子文學傳統的影響，但極其有限，所以，必需要再探討〈伍子胥變文〉故事來源的另一傳統——口頭的（口頭傳統）。結論是：其所取材的口頭材料有二：民間傳說（包括民間故事）、職業或近乎職業說書人的長篇故事。大衛·強生說：

伍子胥故事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已流傳著，我們可以假定，到了唐代，它已累積成一個相當大的故事體，其中包含了為大群人所熟悉的簡單故事、軼聞及說書人所說之較複雜的故事。〔註15〕

大衛·強生又說：

在伍子胥故事的各種文字傳本中，某一些一定的事件較其前後內容的背景突出，顯出了其特性——如幻想的、夢似的、神奇的——此一特性說明了這些事件來自民間傳說。伍子胥的敲折門齒、和神祕漁人的相遇、首及雙眼懸於吳都城牆上、革囊裹屍、投海逐波、斷頭指引越軍入吳等等事件，都可追溯到古老的傳說階段，這些古老的傳說都和伍子胥故事毫無牽連，他們和神話的關係較之和歷史的關係來得密切。〔註16〕

這段話指出伍子胥故事中，有六個事件——敲折門齒、和神祕漁人的相遇、首及雙眼懸於吳都城牆上、革囊裹屍、投海逐波、斷頭指引越軍入吳——可能係受民間傳說影響。大衛·強生又說：

尋找這些影響的跡象，首先映入腦海的是變文形式和結構的特徵，最明顯的是韻散夾雜，此一方法顯然出自於口頭演說。還有，伍子胥的投吳和抗楚，都以行旅的方式表現，旅途中，用各種事件來作規則的間隔，此為說書人最古老的方法之一。〔註17〕

這裡，以變文的形式以及敘述方式來肯定〈伍子胥變文〉受職業或近乎職業

〔註14〕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3期，頁21。

〔註15〕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3期，頁22。

〔註16〕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3期，頁22。

〔註17〕 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3期，頁22。

說書人長篇故事的影響。

接著，大衛·強生又指出，江水在伍子胥故事中到處可見，如：子胥父兄之屍被投於水、伍子胥流亡的路途都沿著水、遇浣紗女於水、浣紗女自沈於水、其姊家居水傍、使兩外甥深信他已沒於水、自家亦居於水傍、遇漁人於江邊、漁人自沈於江、伍子胥之屍被投於江中、子胥亡魂激起巨浪化為波濤……這些情節可能都出自民間傳說，此決非巧合，說明了在某種口頭傳說中，伍子胥和江水及浪濤有密切的關係。

隨後，大衛·強生則列舉了許多史志資料所記錄的對伍子胥的祭祀，指出：在早期的祭祀，伍子胥和浪潮並無關聯，《國語》中提到子胥死之年，吳稼不稔，此事也見於《吳越春秋》，因此，第一次對伍子胥的祭祀可能便起因於年歲不稔；伍子胥被視為波神約在兩漢之際（西元1世紀）；蘇州居民最早視伍子胥為怒濤之神，能興雲致雨，且為該地的守護神；當伍子胥的祭祀從其起源地蘇州，傳到杭州、紹興一帶，其居民很容易就想到，他們祭祀了幾百年之久的波神，事實上就是伍子胥，伍子胥曾被冤死投河，他的怨恨激起怒濤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因此，伍子胥取代了早先的波神，不久，且成為錢塘三角洲的守護神，和太湖蘇州地區所祭祀的伍子胥合而為一了。〔註18〕而伍子胥的祭祀與伍子胥故事的廣布流傳有很大的關連：

那裡有伍子胥的祭祀，那裡就傳說著伍子胥的故事，祭祀使得伍子胥的故事得以完整地代代相傳。春秋戰國之際的伍子胥傳說當然也會流傳到後代，但我相信，祭祀卻是將伍子胥故事流傳下來的最重要媒介。〔註19〕

最後，大衛·強生提出結論：第一、祭祀是伍子胥故事流傳下來的最重要媒介，但〈伍子胥變文〉卻無一字言及子胥屍身被投入水中、隨波逐流、成為怒濤之神、斷頭指引越軍入吳等子胥死後之事——而這些正是與伍子胥祭祀一起流傳的伍子胥故事的高潮，可見「口頭傳統對〈變文〉的影響雖較文學傳統為大，卻仍有限」；〈伍子胥變文〉的故事來源，除了「文學傳統」與「口頭傳統」兩個來源之外，還有另一個來源，那就是「作者想像力的創

〔註18〕參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3期，頁22～26、第17卷第4期，頁26。

〔註19〕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4期，頁26。

作」，他說：

可見口頭傳統對〈變文〉的影響雖較文學傳統為大，卻仍有限。……它尚有一個來源：即作者想像力的創作。……〈伍子胥變文〉中形式與內容的許多特徵，可能均出於作者的創作，他受文學傳統的影響，卻不以伍子胥為道德典範；也受口頭傳統的影響，卻不將伍子胥視為神明，他為一群新聽眾（讀者）創造了新事物。〔註20〕

第二、〈伍子胥變文〉的聽眾（讀者）「能讀書識字，但並未受高等教育，既非販夫走卒，也非高僧顯宦、鄉賢文儒，他們之中可能有些是村塾先生，也有低層僧侶、巫醫者流、衙吏店商等等」〔註21〕他們既不以伍子胥為忠臣烈士——這是知識份子的價值觀；也不以伍子胥為波神——這是文盲、販夫走卒的信仰。第三、〈伍子胥變文〉的作者雖是文人，卻非統治的菁英份子；〈伍子胥變文〉是為受中等教育的讀者而編寫，其屬性既非史著，也非神話的記錄，而是中國最早的通俗小說之一。〔註22〕

經由上述諸位前輩之研究、解析，於是，我們對於唐代〈伍子胥變文〉時期以前所流傳的伍子胥故事、伍子胥形象，有了非常清晰的概念。

第三節 研究範圍

唐代〈伍子胥變文〉時期以前所流傳的伍子胥故事，不論其傳承自文學的（歷史的、書面的）或口頭的（神話的、傳話的），可說極為豐富多彩。由這些故事、情節所反映出的伍子胥形象，前人研究之成果已然可觀，詳如前節所述。

但〈伍子胥變文〉時期之後，在廣大的民間，人們所喜歡聽、看的戲曲、小說之中，仍然大量地搬演、記錄著伍子胥的故事。這個部份卻仍未見詳細而有系統的整理。張瑞芬於其碩士論文《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之第四章「伍子胥故事對後世戲曲及文學之影響」，曾列舉了戲文及大曲、元明雜

〔註20〕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4期，頁27。

〔註21〕語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4期，頁28。

〔註22〕參見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著，蔡振念譯：〈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第二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4期，頁28。